



※文字部分寫作形式不拘，詩、散文、故事均可：

副燈「百鳥和鳴慶吉祥」附近有條祈福大道，兩側雪球般路燈下架兩條線，便是懸掛祈福卡的地方。

燈會從接駁車到會場，處處有志工，在這也不例外，一走過去就有志工正幫忙發許願卡，那名志工小姐，年約四十歲，耳下短髮，黑框眼鏡，身材中等，體型勻稱，手握一疊祈福卡，一瞧見我，便朝我走來，將卡遞給我。接過卡，背包掏半天，竟找不著筆，只好厚著臉皮，四下張望，向一對看似國中生的女同學借筆。

我們也沒帶筆，是跟她借的，女同學朝站在路口的志工小姐指了指，於是又朝志工小姐走去，請問可以借支筆嗎？我問，志工小姐靦腆一笑，我筆借給她們了，喔喔沒關係，那我就排在她們後面好了。

站在路旁，靜待她們寫完，志工小姐突然好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，打開背包，朝內搜索一番後，從裡面拿出一個非常精美的筆盒。

那筆盒外殼墨黑，在昏黃燈光下散發出一種高質感皮革色澤，她打開筆盒，在黑絲絨布面正中間，鑲著一隻雪白色為底，以熱帶繽紛花朵裝飾的鋼筆，志工小姐動作輕柔、慎重地將鋼筆從黑絲絨布面上取出，把它交给了我。

「這是很珍惜的筆，要小心用喔。」

鋼筆入手光滑，握感細緻，將筆尖對準紙面一劃，順暢無比，簡直像在奶油上作畫般輕盈，我拿著那隻在志工小姐心中份量十足的鋼筆，小心翼翼、戰戰兢兢地開始許願，努力避免讓因緊張產生的手汗沾到筆身，下筆力求輕巧。

陸續有人也向志工小姐借筆，所有筆都借人了，她兩手一攤，真的沒有了。那些人像我之前站在女學生旁般，站在我身邊等待，將願望寫完，我朝志工小姐望過去，用眼神詢問，這筆還要繼續借人嗎？

志工小姐直直望著那隻鋼筆，眼神包含情感萬千，最終，她還是點了點頭。我將筆遞給排在我身旁那位虎背熊腰的中年大叔，他豪邁地接過筆。

希望那支鋼筆跟志工小姐一切安好。



※文字部分寫作形式不拘，詩、散文、故事均可：

走進璀璨29花燈車燈區，首先被充滿在地特色的車頭所吸引。

龍井區以龍頭為首，豐原區是顆巨大葫蘆，西區使用畫家蒙德里安的水平垂直線條和紅、黃、藍、黑幾何色塊為基底，南屯區則以穿山甲（鱧鯉），推廣「穿木屐躡鱧鯉，吃肉粽配麻芋」獨特端午慶祝活動，而后里區當然是以馬為主了。

除了各式各樣獨特燈車外，此區規劃也較其他區域寬敞舒適，也許這就是他們出現在此的原因。

其實，我在主燈秀時，就已注意到他們，那團體約莫七、八人，有老有少，或前或後，圍在坐輪椅老婦身旁，好似家族出遊，在燈車區巧遇兩人，一是年輕人，年約二十初頭，穿著時髦，戴單邊耳環，黑外套上的白商標大且顯眼，另一人則是坐在輪椅上的老婦，那天天氣特別冷，她穿著紫紅毛外套、灰毛帽、藍口罩，圍著一條格紋圍巾。

那年輕人跟老婦似是祖孫關係，他推著輪椅，用一種平穩、規律、優雅的速度，慢慢推著老婦看那些花燈車，偶遇老婦感興趣的燈，便將輪椅停下，用不太輪轉的台語，參雜些國語，向老婦解釋，這在太平喔、這在霧峰喔、這是穿山甲啦，偶爾經過地面佈線，便見年輕人熟練地輕踏助力架，將前輪微微抬高、越過、放下，一氣呵成，就像重複做過這動作千百回般。

年輕人推著老婦，以悠閒的慢速，來到后里區花燈車前。

這隻是馬喔，年輕人努力用台語說著，很……，他似乎想說什麼，卻一下想不起那個字的發音，只好伸出單手，朝外劃了半圈，比手畫腳起來。

「好胖！」老婦突然用標準清晰的國語，大聲說道。

兩個人都笑了。



※文字部分寫作形式不拘，詩、散文、故事均可：

后里馬場展區，展區雖然較小，但展覽的東西相當有意思。

恐龍展區，高達15米的威武腕龍，十分顯眼，走進會場還伴隨恐龍獨特的吼叫聲特效；從高空駕著降落傘降落的穿山甲與奮力騎著單車的梅花鹿，動作栩栩如生；餐廳外頭攀著一隻巨型章魚，維妙維肖；原本安置馬匹的馬廄，不放馬，改放些特別的此馬非馬，例如：河馬、旋轉木馬、歐巴馬、木馬屠城記的木馬、還有馬來貘等等。

最特別是有隻以瑪麗蓮夢露形象做成的「斑·馬麗蓮夢露」，穿著黑白大篷裙的斑馬，學瑪麗蓮夢露做出招牌的風吹裙來，我壓裙擺的撩人經典表情，實在是可愛到不行。

前來馬廄觀賞的旅客三三兩兩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對父子檔，父親約莫三十多歲，兒子大概一兩歲，那父親本是抱著孩子走的，但孩子不願意，毛毛蟲般扭來扭去，只好落包到地上。

孩子一踏足地面，便風風火火、宛若巡視將軍四處遊走，會發出聲響的小鞋，被奮力踩得啾啾直叫，好奇的小眼睛，巴眨巴眨，所有東西只要入他法眼，似乎都無比新鮮有趣。

「來、來，瑪麗蓮夢露～」

父親尾隨在後，每當孩子努力站定，伸出小小手指，朝前奮力一指時，用帶有期待的表情望向父親，父親便會化身成會動的花燈分身，模仿花燈做出各種滑稽動作，惹著孩子哈哈大笑，那笑聲彷彿能穿透所有物體，讓人也不禁跟著心情愉快起來。

又或許策展人正是在跟兒女互動中，想出這絕妙點子的呢？